

澳華新文苑

第1079期

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成立宣言

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Australian Chinese Writers Inc, 簡稱澳華作協, ACW, 下同）是在澳洲政府正式註冊的文學團體，在此成立之際，特發如下文告：

澳華作協是澳洲華裔作家、詩人、文學批評家、文學研究學者的家園，也是廣大的文學愛好者的心靈家園。凡認同本會宗旨者，經兩名理事介紹、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均可入會。本會舉辦各種文學文化交流活動，包括澳洲各地之間、世界各國之間，大家相互學習，相互尊重，共同進步。本會致力於澳華文壇這塊「不斷崛起的新大陸」更快崛起，並參與促進世界華文文學的繁榮昌盛。

澳華文學是世界華文文學的一員，並非什麼支流末節的「海外文學」。本會力促世界「多元文學中心」的發展。有志弘揚中華文化，推動華文文學在世界發展者都應該拋棄「中國中心」的過時觀念，都應該支持並推動華文文學世界多元文學中心的出現和發展，對「多岸文化」相互競逐的百花爭艷萬紫千紅的景象，都應該感到由衷的高興。由邊緣走向中心，形成中心，正是世界華文文學興旺發達的標誌。

澳華作協倡導真善美，倡導人道主義精神。在文學創作上，我們支持獨立之文學人格；在文學研究上，我們鼓勵自由之爭鳴。我們堅信：不管標榜什麼主義，不管以什麼藝術手法進行創作，真實始終是文學顛撲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文學觸及真實，既將大千世界各色人等悉盡展示，同時也將自我袒露無遺。筆下是否真實同時也意味下筆是否真誠，真實不僅僅是文學的價值判斷，也同時具有倫理的涵義。作家把握真實的洞察力，對真實的正視與真誠，決定作品品格的高低，決定作品擁有力量的大小。

關於世界華文文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無論從創作實踐或是理論取向來看，絕非單向回歸而是多元升華。我們贊同「雙重傳統」的觀念。世界各國華文文學一定是融合「中國文學傳統」和所在國的「本土文學傳統」這兩個傳統而發展，還會出現一個從母文化過渡到異質文化的過程——東西兩方兩類文化在不斷碰撞、交融和互補中產生變異，顯示出「第三類文化」的鮮活生命力。這正是當今世界各地華文作家為了建構華文文學世

界應有地位正在做出的努力。世界華文文學的發展，必定出現用華文創作的「世界文學」，出現得到全世界各國公認的、成為全人類精神文明寶貴財產的傑出的華文文學作品。這是我們澳華作協同仁齊心努力的願景。

今天華文文學的全球性、多中心性和新興性非常明顯，也是不斷發展的趨勢。作為澳大利亞華裔文化人，作為華裔作家、詩人、藝術家，我們有一個信念：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安身立命的家鄉。如宋朝詩人蘇軾的詩句所云：「此心安處是吾鄉。」以莎士比亞的《理查二世》裡的名句表達：「天堂之眼眷顧的所有地方，對於智者都是避風港和幸福之地。」我們是文化負載者，是人類精神價值創造者，又是個體情感本位者。文學藝術貴在「超越」，超越現實，超越前人，超越傳統，也超越國界。優秀的作家，擁有天馬行空的力量，不盲從時髦潮流，不附炎趨勢，拒絕把國家概念作為一種先驗認識來主宰和整理個人的特殊體驗。

澳華作協認同並踐行澳大利亞核心價值觀念。今天，世界極其動蕩，天災人禍包括戰亂層出不窮，人類文明遭受威脅。面對這樣一個極其嚴峻的時代，澳華作協同仁應當是有思想的人，揆古察今，立德明志，感覺敏銳，思慮深切。「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人類命運、民族興亡、民生疾苦、政治清濁、時代風雲變幻，都應是我們視野之內，關懷所在。

我們要對所處的時代和現實境遇作出心靈回應，以文學形式介入其中，體現一種良知、道義和責任。我們要懷揣一顆真誠、善良和慈悲之心，擁有關愛眾生的悲憫情懷和憂患意識。

歷史定然站在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正義的一邊。歷史定然站在人性的一邊。而我們，秉持「道要正道；心要真心」的信念，堅守普世價值，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在這樣一個人類歷史上艱難的時刻，我們澳華作協同仁努力讓自己的作品發出亮麗的美學光芒，流露豐富的生活智慧，包蘊深刻的歷史洞見。我們要讓自己的作品擁有靈魂，參與引領人類精神的崇高使命。

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理事會
2022年11月11日於悉尼



2022年11月1日，墨爾本作家張群、布里斯班作家洪丕柱和詩人燕紫到悉尼和本地文友歡聚，並商談成立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之事。

貝努瓦雕像

潔然

縱使你
隱身一半於塵外海天
顯現一半於人間視野
依然藏不住你個個昂昂的氣宇
依然擋不住你遺世獨立的不凡

也許，你是走遍世界的探索者
正尋找靈魂的遠方和人生的遺失
從你思慮的眼神
從你殘斷的身軀
從你輕捷的行業
我猜想

也許，你是早期第一艦隊一員
正登岸博特尼灣的陸地
從你風塵僕僕的倦容
從你被海風凌亂了的鬚梢
從你被年代褪色了的衣裳
我猜想

也許，你是亂世的孤勇者
你孤聲的吶喊劃破了逆襲的遺風
從你凝重堅毅的神態
從你逆風拂過的波髮
從你負重前行的步伐
我猜想



《貝努瓦雕像》

我猜想

也許，也許是無盡的
但我相信你是踏的觸及之處
震盪便頃刻襲來
想像便漫漫無際
更長，一個勇者從此堅立
無論在濁世，還是在心中

我看浮生若夢

孫嘉瑞

《浮生六記》是少年時讀過又放下，老年再讀則放不下的本一書。傳說是沈復之作，卻又由他人在蘇州冷攤上發現他的殘稿，六卷只剩四卷，後兩卷佚失。但讀「閨房記樂」、「閒情寄趣」、「坎坷記愁」、「浪遊記快」四卷，如同閱盡人生，喜樂哀樂都有了，也足夠了。「浮生」這個書名起得好，浮生若夢，大概也是作者沈復的最深感慨。

讀了之後，只覺得人其實都是一樣的，不管甚麼時代，不管甚麼族裔，一個人生下來直至老死，都必須經歷同樣的過程，愛上某人，成家立室，有自己的嗜好與趣味，到過這裡或那生的地方，經歷這樣或那樣的波折，然後殊途同歸，離開這個美麗而令人留戀的世界。

都是浮生，都一樣的生命，壽命的長短相差其實無幾，但精彩與快樂的程度往往十分懸殊。

沈復的經歷說不上十分曲折離奇，他的與眾不同之處，大概是不因為他悟出並寫下了一切原來是夢這個道理。光寫不還不夠，俞平伯評說道：「即如這書，說它是信筆寫出的，固然不像；說它是精心結撰的，又何以見得？這總是一半兒做著，一半兒寫著的；有雕琢一樣的完美，卻不見一點斧鑿痕。猶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然的圖畫，然彷彿處處吻合人工的意匠。」

《浮生六記》的美就在這裡了。我總覺得這個沈復要麼便是根本不存在，要麼就是半人半仙的高士，否則哪裡能有如此的胸襟與識見。

再引俞平伯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自得……妙於學行雲流水，妙於學春鳥秋蟲，固不是有所為，都也未必就是無所為。」

浮生若夢，這絕妙境界就在乎睡醒醒，似夢非夢之間。與外物相遇，不可著意，著意則滯；不可絕緣，絕緣則離。

讀潔然《貝努瓦雕像》有感

唯真

「依然藏不住你個個昂昂的氣宇
依然擋不住你遺世獨立的不凡」
讀著這樣的詩，每一句，都承載著下一句，然後你會禁不住回聲。你無法知道，下一句，作者會告訴我們什麼，它超越了我們的想像。它飽含了太多，如一滴水，窺見了一個海洋。一個海洋，又是萬千望無際的一滴滴水的組合。

思想，寓意，韻律，詞句，以其獨有詩的語言，在滿滿的詩意中展現出如歌的氣息並貫穿始終。

「也許，也許是無盡的」
「震撼便頃刻襲來
想像便漫漫無際」
每一句，都足以被引用出來，都是一幅美的畫卷……評，太蒼白了。
只能說，太美了。

澳華文學研討會通知

十一月十八號（周五）上午十點至十二點，「澳華文學現狀評估：以《澳華文學評論集》為例」（Exploring Australian Chinese Literature: Discussion on the Award-Winning Book Essays on Australian Chinese Literature）研討會在Rockdale樂調圖書館四樓會議室舉行，蔣行邁博士和周捷女士主持。歡迎與會者踴躍參與討論，為澳華文學把脈。

地址：444-446 Princes Highway, Rockdale NSW 2216（樂調圖書館大樓後有停車場，如坐火車，則在Rockdale火車站出口左手方向步行三四分鐘。）

沈復何幸，得了一位絕好的妻子芸，事上以敬，處下以和，兩人談詩論畫，耳鬢相磨，親同形影。這芸也是奇女子，能說一番話來：「他年當與君菊築於此，買築屋菜園十畝，謀僕煙，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畫我織，以為持酒之需。布衣菜飯，可樂終身，不必作遠遊計也。」

足見有人相伴，不離不棄，乃至幸也。

又，沈復能詩能文，愛花成癖，喜剪盆樹。先精剪枝養節之法，繼繼接花疊石之法。「雖家境清貧，芸繡、蠟燭、僕則成衣，以供薪水。」「貧士起居服食以及器皿房舍，宜省儉而雅潔，省儉之法曰『就事論事』……餘之小帽領袖皆自做，衣之破者移東補西，必整必潔，色取暗淡以免垢跡，既可出客，又可家常。此又服飾省儉之一端也。」

沈復好客，其妻拔釵沽酒，親自下廚。「善不費之烹庖，瓜蔬魚蝦，一經芸手，便有意外味。」家中文人雅士，如梁上之燕，自去自來。沈復復友有四忌：「談官宦升遷、公廨時事、八股時文、看牌擲色，有犯必罰酒五盞。有四取：慷慨豪爽、風流蘊藉、落拓不羈、澄靜緘默。」

讀到這裡，只教人掩卷嘆息：家貧清寒，尚可拔釵沽酒，一樣可以如此豪爽、風流、澄靜不羈。

浮生有如此一夢，不亦快哉！不枉此生！

浮生，其妙諦就在一個「浮」字。浮而不定，在世情風雨中飄零，悲喜苦樂由不得自己。
若夢，其真相就在一個「夢」字。乍睡還醒，似夢非夢，能否成真，更由不得自己。
但做人的清白、自在與雅逸總是你自己的。

明心見性頌荷香

——著名畫家鄧國祺悉尼畫藝展示

希帽

十月二十五日，澳大利亞畫院於悉尼福建會館舉辦了歡迎著名澳華畫家鄧國祺先生畫藝展示交流筆會。十幾位畫家歡聲笑語，齊聚一堂，鄧先生精彩的現場揮毫展示和精湛的畫論談話，贏得了與會者陣陣喝采和掌聲。觀者無不感嘆：受益匪淺，不虛此行。

鄧國祺先生一九八七年移居澳大利亞珀斯。是西澳東方文化藝術協會創會會長，成為飲譽一方的畫壇領袖人物。一九九六以來，他分別在中國、澳洲、香港、東南亞等地舉辦過十餘次個人畫展。作品被北京藝術博物館、華僑歷史博物館、澳洲珀斯市政府收藏。澳洲聯邦政府鑄幣廠為「鄧國祺國畫馬年金幣」所鑄的金幣，創下全部售罄記錄。他曾獲西澳華人十大文化使者突出貢獻人士稱號。

身居海外的藝術家鄧國祺一直踐行著中國嶺南畫派「折衷中外，融合古今」的藝術主張，可謂嶺南畫派在海外的嬌嬌者。最為可貴的是在他那些酣暢淋漓、墨韻醇然的中國畫面貌的演繹之中，又能將西方繪畫的光影透視，豐富色彩，融合漸變等手法融於他的畫作之中。用色技巧如信手拈來般爐火純青，令人嘆為觀止。親眼目睹他的表演：但見他縱橫筆墨，濃淡互破，枯濕比肩，深淺不同顏色的疊加造型出來的牡丹花，層次鮮明，色彩豐富，艷麗婉約奪人眼球；又見他揮灑自如，水墨瀟灑，如風動光影中自由散淡的片片荷葉、朵朵蓮花，由此看懂了他「有法無法」自成一格的畫韻、畫風。他依然中國式的筆墨與色彩融為一體，在水墨的襯托下，色彩的浮躍與火氣被化解，畫面的整體沉穩而靜美，特有的深邃

煙靄之氣增添了豐富厚重，似與不似，大氣渾然，美不勝收。此觀點與中國國內某些美術評論家對鄧國祺作品的點評亦有同感。

他曾在微信中給我發過他在自家的半畝荷塘裡親自培育的那些美輪美奐的荷花彩色照片，真是想不出該如何珍貴。他說：最得意的事情便是看到他用心培育出來的那些碩大、雙瓣的朵朵蓮花宛若仙女下凡一樣降臨在他的半畝荷塘，亭亭玉立。那時，荷塘裡赤橙黃綠好不熱鬧。此時的他攜夫人佇立於塘邊賞鸞鷲、翠鳥在深幽幽的荷葉叢中喃喃、啾啾，捉魚摸蝦。哦，好愜意呀！這情趣也太撩人了。於是，便有了他筆下那些為荷荷荷荷荷，寄托了美好、清純、淨潔情懷的一幅幅荷荷荷大作：它們娉婷婷婷、鮮明真實、平淡天真、格調高雅，凝結了豐厚的人文內涵。「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半畝荷塘成為了鄧國祺「師法自然」的源頭活水。他的那些荷花早已脫掉了泥古的藩籬，是將傳統和自然進行了重構，將主觀意識和個人情感滲入到了物像之中，在構圖、色彩、線條上將它們重新編排後，真正意義上的「印像花鳥」。是一種心性的表達，達到了禪意和悟道之境，走向了心靈深處的探索，成為了藝術上的「這一個」。

觀賞著他的一幅幅作品，彷彿於習習微風中澄淨了所有的雜念；在「接天蓮葉無窮碧」的畫面中徜徉、陶醉的同時也體味到了鄧國祺先生不凡的風骨精神和高潔超然的志趣。短短的接觸會感到他的平和、可親、謙遜又直率，獨具風采，畫如其人。他的每一幅作品都能迸發出這位才華橫溢的藝術家不斷地探索和創新的精神。真的企盼不久的那一天他的那些華典典，大氣沉雄的作品能在悉尼展出。那一定會引來人們的靑睞、痴迷。預祝他在藝術探尋的道路上層層更上。我們期待！

（本文作者系澳大利亞畫院副院長、畫家、美術評論家。）



鄧國祺中國畫作品



（接上期）他認為，關於「境界」，現在這一概念已成判斷藝術品優劣的首要標準，已成為一個有高度和深度的層級概念，被套進詩詞畫照音樂舞蹈戲劇小說甚至體育建築多種門類，表達作品所達到的審美層次、精神層次。不少學者把「境界」和「意境」混為一談，而他傾向認同更多學者的這個觀點：這兩個概念雖然的確有相通之處，但也需要加以區分。綜合各論者觀點簡述之，「境界」可以和「意境」做以下的區分：從藝術範疇的界定上看，「境界」的本質是客觀的「景」和主觀的「情」兩個元質構成，而且這兩者都是「觀」即人的精神活動的結果；而「意境」強調「境生象外」（劉禹錫），「餘味曲包」（劉勰）。從藝術理想的追求上看，「境界」主「真」，且帶有濃厚的西方哲學中的「理念」色彩，實為「理念」的「真」；而「意境」主「美」，其基礎是「天人合一」的東方生命意識；是一種對於宇宙人生積極的生命態度和超脫精神。從思維方式上側重點上看，「境界」偏重於抽象到具體，是對理念的具體感性的呈現；「意境」則偏重於具體到抽象，是通過有限的具體的各種藝術要素來傳達一種無限的抽象的宇宙意識。作為美學範疇，「意境」與「境界」都是一種情景交融而又虛實相生的藝術形象；作為哲學範疇，「境界」則進而透示人生境界，其最高形態是一種詩意的存在方式。他說，總而論之，作為藝術審美符號的「境界」，作為藝術審美判斷的「意境」，與作為生存價值判斷的「境界」，三者之間是各自獨立而又交叉融通的關係。他的這段論述比較長，其實已經可以獨立成為另一篇文章。

何先生文學評論的另一個特點，就是除了評論作品，也有相當篇幅書寫作者本人，對作者生活經歷、家庭身世作比較詳盡的描述，讓讀者對作者所處歷史環境有更多的瞭解，從而對他的作品有更多的理解，與作者近乎零距離的溝通，產生共鳴。這樣的描述有如紀實文學，形象生動，有一定知識性和可讀性。這種寫法已跳出一般學院派的評論模式，不那麼嚴肅和一本正經。因此即使是一般讀者，讀他的評論文章也不會覺得乏味，讀起來饒有情趣。

以他收在《澳華文學評論集》的數篇文學評論為例。如《人生難完美——悼念振鐸兄談他的文學寫作》一文，除了評論陳振鐸先生的作品，文章大量文字都是寫振鐸的人生，寫他跌宕起伏的生活經歷，他峰回路轉的愛情婚姻，以及晚年令人扼腕的不幸際遇（同是悉尼文友，許多人對振鐸先生最後幾年的情況所知甚少）。又如評論海鷗作品的《半壁家園 海鷗南飛——澳華作家劉海鷗和紀實文學寫作》一文，對悉尼女作家海鷗的家庭身世和血緣家族的歷史也有大量介紹描述。當然這並非只是寫某一個人的家族歷史，而是反映出這個時代、這個民族命運的縮影，其意義就升華了。

類似的評論文章還有許多，如評論心水的《怒海幸存者的家國情懷與人生感悟——從心水「三月騷動」、「溫柔」看他的人生與寫作》；《藍紅黑：齊家真一生的珍貴感悟》；《她以文字表達對這片國土有增無減的愛——解讀海曙紅生活在別處的寫作》，等等。

這些都形成他的文學評論文章之

老當益壯，筆耕不輟

——讀何與懷評論文集

劉放

揭示右派分子悲慘命運的《夾邊溝，我聽見亡靈的悲訴……》，以及紀念林昭的《中國聖女》；紀念張志新的《她讓所有苟活者都失去重量》；紀念馮玉祥的《那顆曾經劃破夜空的隕星》，紀念劉賓雁的《上下求索，雖九死猶未悔》，紀念王若水的《一位痛苦的清醒者》……等等。只是看標題，即知這些評論文章沉重的分量。也是只看標題，就能感受到這些文章飛揚的文彩。他的這類評論都不是傳統上的學院派文章，而是充滿濃厚感情色彩和人性的光輝，在議論中敘事，在敘事中評論，因而深深感染讀者。以致有些海外華文電台播音員在誦讀這些文章時無法自制，感淚俱下。這些文章介乎評論與紀實文學之間，有人將之歸為「報告文學」（作者本人也有這層定位。但以其思想深刻犀利，仍可當作評論來讀）。這些文章以其獨特方式記錄歷史，評價歷史，與海內外思想者共同推動中國思想解放進程。

2016年是中國「文革」五十周年。何先生主編出版了一部三十多萬字的文化文集《文革五十年祭》。這部書收集了三十二位學者、作家的五十多篇文章，記述和評論了文革十年的荒誕現實。這些文章有深刻批判，有深度思考，有文革五十年紀念的重要歷史文獻之一部分。何先生自己也為該書寫了篇三萬言的序言，對五十年來文評評價出現的陰晴不定、反反覆復的各種思潮和現象，進行了梳理，作出理性評判。這一年中國的政治環境已相當惡劣，即使在海外，出版這樣的書籍也非常不易，必須想盡辦法，頂住各種壓力。這部著作將永存歷史，成為研究文革的寶貴資料。

近年來，世事紛繁，中國及世界局勢發生驟變。中國的命運，乃至人類命運都面臨重大挑戰。中國向何處去？人類向何處去？毫不誇張地說，整個世界都彷徨不安，人類社會處在一個重要轉折關頭。作為知識分子，很難置身事外。中華民族知識分子有這樣的傳統，關心政治，關心家國天下事。從孔子、屈原到近現代的許多知識精英，概莫能外。何先生身居澳洲，心繫中國，寫下了一篇篇充滿激情的時政評論文章，這些文章有批評，有呼吁，有建言，拳拳愛國之心溢於言表。尤其自武漢疫情爆發以來，他寫得更加頻密，憂國憂民，赤膽忠心，恨鐵不成鋼，簡直就是杜鵑啼血了！

這些文章數量之多，範圍之廣，出乎人們想像。隨手在網絡搜索，竟有近百篇之多。內容都是評論時下中國和世界發生的大事，如中美關係；香港事變；武漢疫情；台海危機，評論中國內外政策；以及東西方價值觀、政治制度的博弈，等等。這些文章散見海內外報刊及網絡媒體，影響極大。因數量太多，就不一一列舉了。

這些文章都表現了自由知識分子的良知與勇氣，人道與人性情懷，以及社會道德、責任與擔當。一個白髮蒼蒼老者，以精衛填海的堅韌，以身相搏，實在令人景仰崇敬。

限於篇幅，這些就不展開談了。
(2020年7月)

最後談談何先生的政論文章。我認為這些政論文章是他的評論作品之重中之重。他的多篇政論文章都引起比較大的社會影響。如上面提到的《北望長天祭英魂——紀念儲安平先生》，

以及紀念林昭的《中國聖女》；紀念張志新的《她讓所有苟活者都失去重量》；紀念馮玉祥的《那顆曾經劃破夜空的隕星》，紀念劉賓雁的《上下求索，雖九死猶未悔》，紀念王若水的《一位痛苦的清醒者》……等等。只是看標題，即知這些評論文章沉重的分量。也是只看標題，就能感受到這些文章飛揚的文彩。他的這類評論都不是傳統上的學院派文章，而是充滿濃厚感情色彩和人性的光輝，在議論中敘事，在敘事中評論，因而深深感染讀者。以致有些海外華文電台播音員在誦讀這些文章時無法自制，感淚俱下。這些文章介乎評論與紀實文學之間，有人將之歸為「報告文學」（作者本人也有這層定位。但以其思想深刻犀利，仍可當作評論來讀）。這些文章以其獨特方式記錄歷史，評價歷史，與海內外思想者共同推動中國思想解放進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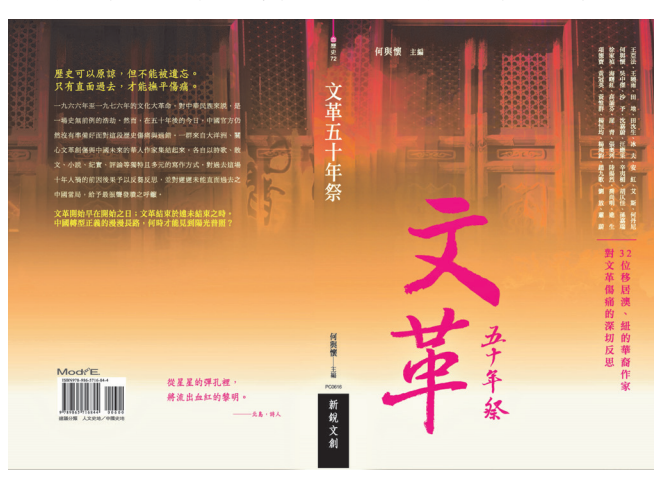
2016年是中國「文革」五十周年。何先生主編出版了一部三十多萬字的文化文集《文革五十年祭》。這部書收集了三十二位學者、作家的五十多篇文章，記述和評論了文革十年的荒誕現實。這些文章有深刻批判，有深度思考，有文革五十年紀念的重要歷史文獻之一部分。何先生自己也為該書寫了篇三萬言的序言，對五十年來文評評價出現的陰晴不定、反反覆復的各種思潮和現象，進行了梳理，作出理性評判。這一年中國的政治環境已相當惡劣，即使在海外，出版這樣的書籍也非常不易，必須想盡辦法，頂住各種壓力。這部著作將永存歷史，成為研究文革的寶貴資料。

近年來，世事紛繁，中國及世界局勢發生驟變。中國的命運，乃至人類命運都面臨重大挑戰。中國向何處去？人類向何處去？毫不誇張地說，整個世界都彷徨不安，人類社會處在一個重要轉折關頭。作為知識分子，很難置身事外。中華民族知識分子有這樣的傳統，關心政治，關心家國天下事。從孔子、屈原到近現代的許多知識精英，概莫能外。何先生身居澳洲，心繫中國，寫下了一篇篇充滿激情的時政評論文章，這些文章有批評，有呼吁，有建言，拳拳愛國之心溢於言表。尤其自武漢疫情爆發以來，他寫得更加頻密，憂國憂民，赤膽忠心，恨鐵不成鋼，簡直就是杜鵑啼血了！

這些文章數量之多，範圍之廣，出乎人們想像。隨手在網絡搜索，竟有近百篇之多。內容都是評論時下中國和世界發生的大事，如中美關係；香港事變；武漢疫情；台海危機，評論中國內外政策；以及東西方價值觀、政治制度的博弈，等等。這些文章散見海內外報刊及網絡媒體，影響極大。因數量太多，就不一一列舉了。

這些文章都表現了自由知識分子的良知與勇氣，人道與人性情懷，以及社會道德、責任與擔當。一個白髮蒼蒼老者，以精衛填海的堅韌，以身相搏，實在令人景仰崇敬。

限於篇幅，這些就不展開談了。
(2020年7月)



何與懷博士主編文集《文革五十年祭》封面封底